

大学讲坛丛书

沈从文

选集

蕭紅

倾城之恋

张爱玲短篇小说选 钱理群 主讲

对话与漫游

四十年代小说研读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路翎小说选

当代中国作家选集

大学开向社会的窗口
百姓与学者交流的园地



大 学 讲 坛 丛 书

对话与漫游

四十年代 小说研读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林爱莲

封面设计：周志武

大学讲坛丛书

对话与漫游

——四十年代小说研读

钱理群主讲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：上海绍兴路74号

电子邮件：csl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：www.sl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6.375 插页 3 字数 347,000

1999年8月第1版 1999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,000册

ISBN 7-5321-1843-6/I·1498 定价：23.50元



钱理群，祖籍杭州，1939年生于重庆，在南京上小学、中学，北京读大学。1960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，在贵州任中专语文教员十八年。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，师从王瑶先生、严家炎先生攻读中国现代文学硕士。1981年留校任教至今。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。主要著作有：《心灵的探寻》、《周作人传》、《丰富的痛苦——堂·吉珂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》、《大小舞台之间——曹禺戏剧新论》、《1948：天地玄黄》、《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》（合著）、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》（合著）及随笔集《压在心上的坟》、《学魂重铸》等。

编辑例言

大学讲坛历来是风云际会、思潮涌动之地,早在二十世纪初,鲁迅、李大钊、陈独秀、胡适等一批思想家、革命家与学者就曾在大学讲坛上发表过呼唤正义、探索真理的宏论。世纪之交的今天,在改革开放春风吹拂下,我国的大学讲坛更是呈现出生气勃勃、学术繁荣的局面。教学与科研的学科领域大大拓展,新思维、新方法、新模式、新成果层出不穷,犹如满树繁花,令人目不暇接。为了更深入地反映高校教学与科研方面的新动态、新收获,更及时地向广大读者传播新知识、新信息,“大学讲坛”丛书于今面世。

大学讲坛首先关注人文科学的研究。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,人文科学的发展,具有悠久的历史,深厚的积累,优良的传统。近些年来,随着国门的逐步打开,对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,世界范围内的各种思潮相互激荡,给中国传统的人文科学注入了现代的理念与活力。中国的人文科学工作者眼界大开,知识领域、思维空间进一步拓展,高校中人文学科的

教学与科研也呈现出丰富、多元的发展态势。及时地出版这一领域的优秀论著,有利于进一步推进我国的文化建设与积累,有利于进一步培养、发展新时期中华民族健康向上的人文精神。

当然,对人文科学的关注,并不意味着对自然科学的排斥。眼下,高科技事业突飞猛进,即将跨入二十一世纪的人们,不仅要有丰富的人文知识,还必须时刻跟上高科技前进的步伐,否则,将成为时代的落伍者。“大学讲坛”将请一批高校中从事高科技教学与研究的专家、学者,用通俗、生动的语言,向广大读者讲述自然科学知识与高科技领域日新月异的突破。这对我们来说,也是新的挑战,新的尝试。

“大学讲坛”还将把目光投向边缘化的学术研究。历来流行的学术分科模式,是学术积累与推进的重要保证,但它也不可避免地给研究者带来视野和方法的局限,妨碍着研究者对一些整体性、共同性问题的把握。鉴于此,近年来,已有许多学者自觉冲破学科分工的束缚,涉足专业以外的领域,积极从事跨专业、跨学科的课题研究,有意识地将自己边缘化。这种边缘化的学术研究,常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,深受高校学生的欢迎。相信这一类学术论著的不断问世,也能得到广大读者的首肯与欢迎。

中国传统的教学方法并不只是教师的一言堂、满堂灌,也有师生之间的切磋与讨论。一部《论语》便是孔夫子和他的弟子们共同探讨人生哲理的记录。现代教育中,课堂讨论也是教师授课经常采用的方式。对话与讨论有利于师生们各抒己见,共同形成激活思维的“场效应”,从而使各种看法与观点能在相互交流、碰撞中,撞击出思想的亮点与火花。“大学讲坛”

也将少量收入以师生间对话、讨论的形式撰写的学术论著,以便更全面地展示对某些文化问题、学术问题的多元见解。

“大学讲坛”是大学开向社会的窗口,是百姓与学者交流的课堂。我们不要求入选的论著都须有严谨的体系,但要求有尽可能贴近生活、贴近时代的议题,有充溢着灵感与激情的鲜活的思想。我们期待更多的具有学术个性与创见的学者、教授到“大学讲坛”来“授课”,更欢迎广大读者到“大学讲坛”来“听课”,共同参与和专家学者的对话与交流。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目录

上篇 领读者言

- 一 请作一次精神对话与学术漫游…………… (3)
- 二 漫话四十年代小说思潮…………… (10)
- 三 且谈战争岁月作家心态…………… (26)

中篇 众声喧哗

- 四 细读《后花园》…………… 报告人:姚 丹(59)
 - [讨论]…………… (64)
 - [教师讲评]…………… (69)
 - [一点补充]…………… (79)
 - [附录]后花园…………… 萧 红(82)
- 五 《文身》的艺术…………… 报告人:王少燕 李拓之(105)
 - [讨论]…………… (115)
 - [教师讲评]…………… (112)
 - [附录]文身…………… (123)

- 六 《看虹录》的追求与命运 报告人:贺桂梅(133)
- [讨论] (143)
- [教师讲评] (146)
- [附录]看虹录 沈从文(154)
- 七 《初吻》的创新 报告人:李宪瑜(170)
- [讨论] (175)
- [教师讲评] (177)
- [一点补充]回溯性叙事中的“儿童视角”
 吴晓东(190)
- [附录]初吻 端木蕻良(200)
- 八 《求爱》:另一种风格
 报告人:(韩国留学生)朴贞姬(219)
- 殉道者的精神苦役 报告人:于 威(228)
- [讨论] (237)
- [教师讲评] (242)
- [附录]求爱 路 翎(250)
- 九 《伍子胥》的思想资源与文本解读
 报告人:谢茂松(257)
- 隐寓性的战争主题 报告人:孙永丽(270)
- [讨论] (279)
- [教师讲评] (293)
- 十 《五祖寺》(《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》之一章)
 里的佛教色彩 报告人:(韩国研究生)吉贞杏(301)
- [讨论] (306)
- [教师讲评] (309)
- [附录]五祖寺(《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》

第 15 章)	····· 废 名(315)
十一 《海与泡沫》:诗人的小说	····· 报告人:周亚琴(328)
[讨论]	····· (338)
[教师讲评]	····· (341)
[附录]海与泡沫	····· 卞之琳(351)
十二 《封锁》解读	····· 报告人:萨支山(368)
我看《封锁》	····· 报告人:李隆明(379)
电车上的造反	····· 报告人:(美国进修生)江克平(390)
两个世界的对立	····· 报告人:(日本进修生)滨田麻矢(397)
[讨论]	····· (405)
[教师讲评]	····· (408)
[附录]封锁	····· 张爱玲(411)
十三 《异秉》《职业》两种文本的对读	
·····	····· 报告人:王 枫(424)
[讨论]	····· (449)
[教师讲评]	····· (454)
[附录]	
异秉(四十年代、八十年代文本)	····· 汪曾祺(460)
职业(四十年代、八十年代文本)	····· 汪曾祺(483)

下篇 纵横评说

十四 四十年代小说的历史地位与总体结构	····· (493)
后记	····· (512)

上篇

领读者言

请作一次精神对话与学术漫游

虽然我已经算得上是一位老教师——仿佛不久前还曾给我颁发过“三十年以上教龄”的奖状与奖章；但今天第一次面对同学们，我仍有些激动。记得五十年代那时候我还在上中学，每年9月1日开学的日子，都是一个盛大的节日，要穿新衣服。这或许是从苏联那里学来的，后来，中苏关系紧张，就不搞这一套了。我自己也走上了讲台，先是教了十八年的中学语文，最近十五年又在大学任教。每逢9月1日新学年开始，想着就要和一些不熟悉的新同学见面，我了解他们吗？他们能接受我吗？……心里就有些紧张，有所期待，也有几分不安。几十年过去了，我今天仍怀着这样的心情，走上这个讲台。你们是我教过的学生中最年轻的一代，我的年龄和你们的父母差不多，真正算是两代人了。我们在文学观念上，美学趣味上，能够沟通吗？不可避免、也不必回避的代沟，会不会影响我们在课堂上心与心的交流？——而我是期待着这样的

交流的：会有会心的微笑，无言中的默契吗？……

今天，我从宿舍穿过未名湖走到课堂的路上，一直在想：第一堂课我应该向学生谈些什么？于是想到了曾引起我长久思考的一个鲜明的记忆：那一年中国美术馆举行法国伟大的雕塑家罗丹的原作展览，我去看了。展厅前矗立着罗丹的代表作《思想者》的塑像，周围则是熙熙攘攘的人群，仿佛闹市一般。我突然感到罗丹和他的精神造物此时来到中国，是会有些尴尬的，并由此产生了一个意象叠合：“喧闹街市中的思想者”。我又想：这不协调的意象叠合，是不是也象征着我自己，或者说我们这一群人？在商潮汹涌、“下海”成为一种时髦的当今社会，我们聚集到这里来，讨论早已消逝了的时代、早已被某些小说家们遗忘了的艺术追求，是滑稽，还是悲凉？似乎说不清楚。——或许什么也不是，我们不过是各尽其责：老师教书，学生听课而已。我想到、并要这样提出问题，大概也是自作多情？……

但我仍然感到，并且要对同学们这样说：正是这“喧闹街市中的思想者”把我们与我们的研究对象——四十年代的小说家及其精神产品联结在一起。大家知道，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，在国民党统治区也曾经出现过一次“全民经商”的热潮，当时也有大批的知识分子“下海”。剧作家陈白尘曾写过一本剧本，讲的就是一位著名的结核病菌研究专家，他的两名助手，其中一位还是他选中的接班人，或为生活所迫，或为金钱诱惑，终于离他而去，只有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，抵御着社会病菌，坚守着科学的阵地，剧作家因此把他的剧本命名为《岁寒图》。在当时的后方，确实出现了一批这样的“精神家园”的“守望者”，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“喧闹街市中的思

想者”。作家沈从文曾这样表达他们的志趣与追求：尽管也承受着生活的艰难，以至生存的威胁，但他们更坚信“人之所以为人，必需有一种或许多种抽象原则，方能满有兴趣的活下去”^①，正是这种形而上的精神追求（信念），使他们醉心于文学艺术，希望通过对艺术的不倦探索，达到自我情感的陶冶、转化，自我精神的升华，以平衡、调整“目前的纷乱和不安”——尽管也会带来“更大的纷乱和不安”，即所谓“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”^②；同时也期待能够“用作品燃烧起这个民族更年青一辈的情感，增加他在忧患中的抵抗力，增加一点活力”^③。这大概就是这一代人之所以在那样艰难的物质条件、政治高压与精神困惑之下，仍能够坚持小说艺术的实验的基本动力所在吧。沈从文说他们是在怀着“写二十世纪‘经典’的快乐和信念”来从事写作的，期待着“到二十世纪末还有读者”^④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可以说沈从文们当年正是为我们这些今天的读者写作的；因此，我们如何看待、评价这些四十年代中后期实验性作品，本身就具有一种“史”的意义与价值。而对于我们自身，大家聚集在这里研读当年小说家们的精神创造物，也同样是一种精神的转化与升华。记得前几年在给同学们讲《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》时，我曾经说过，学术研究本质上就是一次“精神的对话”，是处于现在时空中的“我们”（研究者）超越时空限制，与“千载万仞”之外（内）的“思想者”（他们中的有些人是世界级的思想、文学大师、巨匠）进行

①② 参看《续废邮存底》之五，《沈从文文集》第11卷，第350、351页，香港三联书店、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。

③ 《续废邮存底》之六，《沈从文文集》第11卷第353页。

④ 《续废邮存底》之七，同上书，第357页。

心灵的交流,思想的撞击。仅这一点,就足以使我们的精神进入一个新的境界。当时我是这样对同学们说的:请暂时远离那喧嚣的街市,到这里来,作一次无羁的精神漫游,天马行空般的思想驰骋。或许这漫游毫无结果,并不能解答你生命中的疑惑,但仍然是严肃的真实追求,你会感到精神的自由,心智的解放与生命的充实。尽管说到底这不过是以精神的短暂充裕来补偿现实的缺陷,是阿 Q 式的、堂吉诃德式的自我挣扎。但我们毕竟挣扎过了,就像当年四十年代的小说家们一样的挣扎了;但也就是这一代又一代的挣扎,构成了“精神火炬的传递与承接”——我们这一代人(不客气的说,或许也要包括你们这一代在内)已经不敢奢望有真正的创造,但我们至少也要作一个守成者吧,不要让文化的传接在我们这里中断,对后代不至欠账太多吧……

在更具体的层面上,我们这一次精神漫游,是一次学术的漫游。径直说,我要请同学们参预我的四十年代小说研究。“参预”是我喜欢用的概念,也可以说是我的学术追求吧。我从来认为,学术研究也和文学创作一样,它不是学者(作家)个人一次性创造完成的,而是需要同代及后代读者、研究者的不断参预,我把它称之为“学术的延伸”。但对我来说,“参预”还另有一种意义。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谈到,自己的研究始终遵循着“教学相长”的原则,“青年朋友(其中许多人是我的学生)既是我的著作的主要接受者,又是共同创造者,更准确地说,他们参预了我的研究工作的全过程。我的研究工作的起点往往不是独自的沉思默想,而是在书房的高谈阔论之中:我常从与青年朋友的交谈中获得灵感,产生最初的思想萌芽,以至原始的创作冲动;而每当我一旦孕育着某种想法,又总是迫不及

待地向来访的年轻朋友(熟悉的与不熟悉的)倾诉,不厌其烦地一遍遍重复,正是在这重复叙述的过程中,自己的思想逐渐明晰起来,同时在谈话对象的不断补充中获得丰富与发展。因此,待到一切成竹在胸,奋笔直书时,我所写下的,早已不单纯是个人的创造。至于在讲课过程中,直接从学生那里获得反馈,更是常有的事。在将讲义整理成书时,我喜欢引用学生作业中的观点,这正是出于对学生劳动的尊重与感激之情。我常说,离开了青年学生朋友,我将一事无成,这绝非夸大之辞”。现在回想起来,我的几部主要著作都是这样写成的:《心灵的探寻》、《周作人传》、《周作人论》都是我开设“鲁迅研究”与“周作人研究”课的整理稿,其中汲取了许多学生作业中的成果,这是很明显的。《丰富的痛苦》与《大小舞台之间》则是客厅里神聊的产物。而这一次,我想再作一个试验:请同学们在更大程度上参预我正在进行的四十年代小说的研究。这项研究工作其实在1989年写完《周作人传》以后就开始了,到今天已经断断续续进行了七个年头。之所以“断断续续”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,是小说研究本非我的特长与兴趣。我习惯于从思想、文化、心理上去把握作家、作品,而对作品艺术形式的把握则相对弱一些,但“小说史”恰好又是偏重于“文体演变”的研究,这就使我多少有些发怵——坦白地说,对于“四十年代小说研究”我至今仍是信心不足:我曾经多次“预言”,最终总要写出的有关著作(也包括这回《四十年代小说研读》),都是我的“露拙”之作,质量最多平平。这虽为戏言,但也是老实话。有时候也自我慰解:人都有弱点,学者也如此。当然,我们可以有意识的扬长避短,但有时回避不了,也只好“丑媳妇见公婆”了。这几年就这样硬着头皮打外围战,说得